

#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天艺文化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 凡尔纳 科幻小说经典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 凡尔纳科幻小说经典

—— [法] 儒勒·凡尔纳◎著 伍心铭◎译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凡尔纳科幻小说经典

(法) 儒勒·凡尔纳 伍心铭(译)

C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第一章 偶拾积垢漂瓶

1864年7月26日。位于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此时正值东北风，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波涛滚滚。一艘装潢得富丽堂皇的游船正迎风破浪，飞速疾驰。在这艘游船的尾樯上，一面崭新的英国国旗迎风猎猎飞舞，在主桅杆之上，则有一面眩目的海蓝色三角旗飒飒招展。三角旗上有着两个字母“E·G”，它们用金钱绣成，光彩夺目。字的上方是一个爵冠的图案。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艘贵族豪华的游船。这艘船叫“邓肯号”，属于爱德华·格雷凡(E·G)爵士所有。

格雷凡爵士是入主英国上议院的16位苏格兰贵族之一，也是皇家泰晤士游船俱乐部享有盛誉的会员。他非常热衷于参与泰晤士游船俱乐部的活动。据说，他是想以他的快速游船与人一比高下，为他热爱的苏格兰人民争回一些荣耀。

此时，格雷凡爵士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海伦，以及他的表兄麦克少校正在这艘船上。

“邓肯号”建成不久，正在试航。它的载重量有30吨，配有各式风帆和160马力的蒸汽机。此时的速度已达17海里/每小时，这种速度已是当时同类海船中的佼佼者了，因此，格雷凡爵士颇引以为自豪。

迄今为止，航行还算一切顺利。格雷凡爵士夫妇心情也非常愉快。这时，水手突然向船长孟格报告了一个情况：在游船尾浪方向发现一条大鱼。孟格船长立即起身去看，并差人向爵士做了报告。

爵士和少校闻讯也即赶到尾楼，发现孟格船长正盯着尾浪的那条大鱼仔细观察。

“孟格船长，它是什么鱼？”爵士问道。

“据我看，它应该是一条大鲨鱼。”

“鲨鱼？”爵士显得相当惊讶，“附近会有鲨鱼？”

“对。这种鲨鱼叫做铁锤鲨，任何海域里都能见到它们，这并不奇怪。”孟格船长答道。

“那我们该对它怎么办呢？”

“海上钓鲨，难得一见。相信阁下和夫人一定会有兴趣。”孟格船长有些兴奋，

继而转向麦克少校，“怎么样，麦克少校，你赞成吗？”

“当然，”麦克少校点点头，“阁下，铁锤鲨是海洋恶霸，死有余辜。”

“好吧。船长，那您就指挥着动手吧。”

孟格船长、麦克少校及众多水手们立即着手准备起来。爵士也派人把海伦请来一起目睹这次钓鲨壮举，这可是他们这次海上航行的意外收获。可是，格雷凡爵士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意外之举，打破了他们夫妇闲适平静的生活，并因此成就了一番千难万险，义薄云天的豪情壮举。

此乃后话。而这时海面已变得无风无浪，异常平静。海水清澈透明，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那条铁锤鲨。只见它忽而潜沉，忽而腾掠，力大无比，凶猛异常。一切准备妥当以后，孟格船长一声令下，水手们立刻把一根粗硕的绳子从右舷栏扔进了海里，绳子的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钓着厚厚的一大块腊肉。

“邓肯号”上的水手个个精壮干练，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此刻，他们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铁锤鲨的反应，惟恐错过绝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那头庞然大物一直窜游在20米开外。但是，饵物的浓香使它立即有了反应，笔直地朝游船猛冲过来，只见它白牙森立，血眼圆睁，双鳍拍浪。若不是经常和大海打交道的人见了这等凶猛异兽，定会觉得胆颤心惊，害怕异常。

铁锤鲨已接近饵物了！说时迟，那时快，大鲨鱼凌水一个侧翻，偌大的一块腊肉就立刻成了它的囊中之物。可是，它又怎么想到在这香喷喷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食物之上，隐藏着一个陷阱呢？在它吞下饵物的那一刹那，水手们眼疾手快，拼命地旋转缆绳盘架。只见缆绳一点点地露出水面，大鲨也一步步地被吊了上来。

凶猛的铁锤鲨当然不肯束手就擒。它巨大的尾鳍用力地坚持横扫，水手们便用一根打了圈扣的粗绳套住了它的尾鳍。与此同时，另一水手手持一柄利斧迅速而果断地斩断了它。

海人有一个传统，如果捕获一头铁锤鲨，那么就要将其开膛剖肚，看看它造了些什么孽。因为铁锤鲨也算得上海中的庞然大物了，它一顿的食物可是真正称得上“海量”了，且它的贪婪嗜血也是众所周知的。

听到水手们谈论这些血腥的事情，想着他们一会儿就要对铁锤鲨剖腹，海伦便先折回舱房了。她实在不忍看到那血淋淋的一幕，女人毕竟是女人吗。

可是，当水手们把大鲨鱼开膛后，都不免有些失望。因为此次捕获的大鲨近4

米长，肚子里几乎空空如也。看样子，它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吃到东西了。

水手们只好兴味索然地准备把巨鲨的内脏扔到海里了事。可是这时，一个水手注意到有一个坚硬的物体似乎卡在巨鲨的胃壁里。

“瞧，那是什么东西？”他指着问道。

“瞎，我想不过是破石头一块罢了。”

“是呀，也许它饿的时间太久了，石头也吞下了。”

“会吗？不可能吧？没准是大骨头呢。”

水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此时，“邓肯”号上的大副奥斯汀接口道：“你们简直胡说八道。什么石头骨头！那是个酒瓶！这条巨鲨一定和你们一样，是个酒鬼，连瓶带酒一块吞！哈哈！”

“鲨鱼肚子里有个酒瓶吗？”水手们的话语也引起了格雷凡爵士的好奇。

大副答道：“阁下，确实有个瓶子。样子很古老。看起来不像是刚刚从酒吧里扔出来的那种。”

于是，爵士吩咐奥斯汀赶快把瓶子取出来。因为按照书上的记载和他的经验，海上的漂瓶往往装着价值不可低估的文件。

奥斯汀小心翼翼地取出瓶子，并把它冲洗了冲洗。

麦克少校、孟格船长，以及好奇的海伦太太也都闻讯聚拢到了大舱的桌子旁。

爵士也小心翼翼地托起瓶子，仔细观察着。其神情异常谨慎严肃，好像隐约感到此瓶中的物件非同寻常。

这时，麦克少校说话了：“这应该是一只装克利库香槟的酒瓶。”

“不错。但是我们想知道的不是它是什么牌子的香槟，而是它从何处而来，有什么用途。”海伦说道。

爵士的眼始终没有离开那个瓶子：“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它来自远方。并且，它已在海上漂流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才被鲨鱼吞到肚子里。因为，你们看。”

大家顺着爵士的眼光看去，有一层附着物在瓶子周围。爵士把这层附着物轻轻地刮下来，露出了瓶塞子，这瓶塞子已经被海水腐蚀得不成样子了。

“嗯，腐蚀得这样厉害。”爵士摇摇头，“即使瓶子里有什么文件，也早已成了一堆纸浆了。”

少校点点头。

“不过，幸运的是，鲨鱼把它吞到了肚子里。不然，估计它也早沉入海底了。”

我们今天就更见不着了。”

“把瓶塞拔了，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海伦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答案。

爵士更是万分小心地拔出了瓶塞，惟恐有一点意外。尽管已猜测到里面文件的情况，他还是不敢太冒昧。塞子一拨开，舱房里立刻充满了海水的咸湿味，不过大家现在可顾不了那么多，都急切地想知道爵士发现了什么。

爵士终于说话了：“我估计的没错，瓶里确实有文件！并且这些纸片果然都因湿气浸蚀而粘在了瓶壁上。”

“那只好把瓶子砸了！”少校建议。

“不行，那样破坏太大。”爵士不同意。

“要不这样吧，我们砸掉瓶颈。这样可以毫不损伤文件。”孟格船长说道。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一个水手递上一把锤子里，爵士慢慢地把瓶颈敲断了。桌上顿时散落了不少玻璃屑。而瓶子里的纸片也安然无恙地被取了下来。它们本来已破损得不成样子了，如果再加上人为的破坏，估计更无法破译。

格雷凡爵士一张一张地把这些纸片展开、铺平。海伦、孟格船长、麦克少校都全神贯注地看着，惟恐漏了重要发现。

这些破碎纸片被海水侵蚀得太厉害了，格雷凡爵士只好不厌其烦地左端详、右审视。一会儿凑近桌子，尽力想弄清纸上的笔划，一会儿又把纸片举起，迎着阳光观察一番。

“怎么样？能看清楚吗？”海伦问道。

“初步确认，这里有3份文件，一份英文，一份法文，一份德文。但内容一致。”

“可是，内容呢？上面写得什么事儿？”

“这3份文件都模糊不清且残缺不全。不过，试试看吧，也许我们能发现什么。”爵士把3份文件重新整好，平放到桌子上。

“也许，这3份文件可以互相补充，互为印证。”少校看了看文件，说道。

“绝妙的主意，我们先看英文的吧。”

少校、船长、海伦等都凑过来，看到的残字如下：

62Brigow

sindstra

aland

skippGr

documthatmonit of long

andssistance

lost

少校瞪眼看了半天，忽然用沮丧的语气说道：“这是什么玩艺儿呢？乱七八糟！谁能看懂？”

“再加上又是英文！”船长也笑道。

“的确如此。你们看，‘沉没，上陆，此，死’这几个词还算比较完整，可以确定无误。然而，‘skipp’显然少了字母‘er’，译过来即‘船长’之意。而它后面的‘Gr’很可能是这条遇难船船长的姓名的前两个字母。”

“有道理。”孟格船长表示赞同。接着补充道，“‘docam’应该是文件，‘ssistance’少了一个字母‘a’，因此显然应该是教授。”

但是，尽管推测出了一些情况，爵士和船长等人还是不能知道到底这份文件要表达什么意思。这艘遇难海船的船名和出事地点、原因等都是一团谜。

“还有德文文件呢。”船长说道。

“孟格先生，您是否懂德文？”爵士问。

“是的，阁下，译这份文件是不成问题的。”

“那就太好了！您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孟格船长，拿起文件，稍稍浏览了一下，上面写道：

T JuniGlas

Zwei atrasen

hraus

bringihnen

“这份文件残损得更厉害。”少校耸耸肩。

“是的，不过从‘7Juni’推测就是6月7日。我们把它与英文本相对照，应为1862年6月7日。遇难时间。”孟格船长说道。

“嗯，不错，非常有道理。”海伦喜形于色。

“接下去呢？”

“同一行的‘Glas’与英文本同位置的‘gow’相拼，按常理来说，应是一个地名。嗯，不错，是一个地名。”孟格船长说道。



“Glasgow, Glasgow”，少校喃喃：“格拉斯哥港！”少校兴奋地喊了出来。

“这艘海船的起锚港叫格拉斯哥港。”船长再次证实。并接下去继续翻译“Zwei atrosen”是两名水手之意，而“graus”不完整，他表示无能为力。最后那两个字“bringt ihnen”是请求之意。正好和英文本相互印证。即这艘遇难海船请求救援。

爵士说道：“但是，我们还没有搞清他们发出呼救信的所在地。这才是关键所在。只好求助于第三份文件了！”

“它是法文，我们最熟悉。”船长补充道。

而第三份法文文件的残留文字是这样的：

troi ats tannia

gonie austral

abor

contin pr cruel ndi

jete ongit

et37°11'fat

“上面有数字！237°11’”海伦说道。

“文件的第一个词‘troi’补齐的话，应是‘三桅船’。第三个字‘tannia’与英文本和德文本相同位置的字对照和拼凑，就差不多是这艘三桅船的船名‘不列颠尼亚’，而‘austral’在英文里有同源词‘南半球’。”爵士说。

船长接道：“这个词很重要。照这样说来，那次海难事件发生在南半球无疑了！”

爵士继续分析：“‘abor’为到达之意，‘contin’为大陆之意，而‘cruel’吗……”

“野蛮，”船长兴奋地说，“德文本中有这个词。”

“收获倒还颇丰”，爵士愉快地说道，“‘indi’大概是英文的印度(zndia)。而‘ingit’这个字补充完整绝对是‘经度’没错。你们看，37°11’正好是纬度明确无疑。”

少校露出惋惜之情：“有纬度，没经度，也没用呀！我们怎么在空间坐标上标识出来呢？”

爵士拍拍少校的肩，说道：“别急，我们先把这三份文件的字合三为一，看看我们研究到了哪一点，往下如何进行。”

船长和爵士遂动手做了一份“文字大拼盘”，如下：

1862年6月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格拉斯哥港

沉没戈尼亚南半球  
上陆两个水手  
船长格到达  
大陆被俘于野蛮的印第安  
抛此文件经度  
纬度 37°11' 请求援救  
必死

大家于是凑在一起，研究起这份“拼盘”来。你一言，我一语，又是推测，又是论证，又是争论，忙得不亦乐乎。

正在这时，一名水手来报：“邓肯号”已经进入克莱德修了。

船长以征询的眼光看了爵士一眼。

“在丹巴顿港尽快下锚。船长，请您派人护送海伦回家。”

“那您……”

“我直接赴伦敦，将这份文件交给海军部，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好的，我立即按您的吩咐去做。”

格雷凡爵士再次拿起那几页纸：“现在可以肯定的说，1862年6月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启程于格拉斯哥港。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沉没于海洋某处，该船船长与两名水手投放漂流瓶求救。”

海伦说道：“是呀，其他细节都是我们推测出来的，并不足以为信。”

“不过，其他细节中仍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海难地点：南半球。而且，我还怀疑文件上的残词‘gonie’（戈尼亚）与地名应该有关系。”

“地名？戈尼亚……”海伦说道。

“巴塔戈尼亚？南纬 37 度线上有这个地名吗？”

孟格船长吩咐人取来一张南美地图铺在桌上。

“看！南纬 37 度上真的有个巴塔戈尼亚呢。”

“我也只是偶尔听说过，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海伦笑道。

爵士又看了看文件：“那么，这个‘pr’，显然是他们登陆之后‘被俘’。可是，被谁掳了呢？难道是紧接着的‘野蛮的印第安人’？”

“这很有可能。”少校道。

“这样好了，我要派人去格拉斯哥港查询与‘不列颠尼亚号’有关的航海资

料。”爵士道。

船长对爵士说道：“阁下，这倒大可不必。我这里有完整的历年《商船日报》，您要查询的资料那上面全有。”

“是吗，那赶快查一查吧。”

船长不知从哪里搬了一捆旧报纸出来。眼疾手快，一会儿便查出了与“不列颠尼亚号”有关的资料。

“1862年5月30日，‘不列颠尼亚号’启锚于秘鲁喀那。满载，往格拉斯哥。船长为格兰特。”

“格兰特船长？就是那个想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新大陆的苏格兰船长吗？”爵士一听到这个名字，便露出了颇为惊异的神色。

船长：“没错。1862年他和‘不列颠尼亚号’从喀那港启程后，便音讯全无了，至今仍毫无消息。”

格雷凡爵士至此已确信，‘不列颠尼亚号’启锚之后的第八天，就在巴塔戈尼亚海面遇难了。并且手头上掌握的这次海难的资料基本上齐备，除经度度数以外。但是，经度度数也不是非有不可。只要有了纬度，也能直接找到出事地点。

爵士将分析结果和据残缺字词推测出来的东西揉合穿插，整理出来以下一份比较完整明确的文件：

1862年6月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启程于格拉斯哥港，沉没于南半球的巴塔戈尼亚海面。船长格兰特与两名水手弃船登陆，由于担心被陆上野蛮的印第安人掳获，所以掷漂流瓶求救。掷瓶方位为经度□□，纬度37°11’。

船长看着这份文件，没有说话。

海伦则双手合十，虔诚而热烈地对爵士说：“噢，亲爱的，如果有朝一日那几位遇难者能重返家园，他们一定会对你万分感激的。他们一定能安全回来，是不是？”

爵士注视着美丽的妻子：“是的，他们一定会被救助的。我们英国政府的救援队一定会尽力而为的。况且，还有我们提供的这一份完整详细的救援第一手资料！”

孟格船长仍就默不作声。

爵士接下去：“当年，英国救援队援救探险家富兰克林，当时拥有的线索还没我们多呢。”

海伦掩住面：“噢，亲爱的，这些水手和船长的家人还不知怎样呢。她们一定还在焦急万分，望穿秋水呢……”

爵士安慰她：没事儿的，我仁慈的夫人。我现在就派人通知她们，让她们不要失望。好了，朋友们，都上甲板上去吧，船要靠岸了！”

船靠岸了。海伦夫人与麦克少校上了早已在此等候的一辆马车回府邸，而格雷凡爵士和妻子吻别之后，立即赶往火车站。同时，他派人到邮局向《泰晤士报》和《每日晨报》这两家在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社发出电报，内容如下：

#### 寻人启事

格雷凡爵士已知启程于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及其船长格兰特先生的下落。若欲寻其下落者，请与下面的地址联系：苏格兰凡巴顿郡吕斯村玛考妯府邸。

## 第二章 豪情恩爱伉俪

苏格兰南部有许多风景秀美、景色怡人的地方。如果您去观光旅游，那么吕斯村绝对是首选。

吕斯村是格雷凡爵士的列祖列宗生息繁衍的地方。而今，格雷凡爵士的府邸也坐落在此地。这里人杰地灵，钟灵毓秀。这里不仅景美，人更美，民风淳朴，人们个性豪爽，行侠仗义，慷慨好客。苏格兰著名作家司各特小说中的英雄好汉代表他们的性情品格。在这去的100年间里，无数农民由于苏格兰的社会动乱，不得不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只有格雷凡家族的世袭领地犹如世外桃源令人向往。主人宽大慈悲，乐善好施，臣仆安守本分，乐得其所。

格雷凡爵士今年已经32岁了。他身材高大，气质非凡，天生一股高贵英勇之气。虽拥有亿万家财却从不仗势欺人，虽身居高位却绝不以此自傲，目中无人。因此，年轻有才的爵士颇受下层民众的拥戴。然而，他的平易近人的风范，民主平等的自由思想，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洁身自好，都为上议院的贵族们所不屑。他的苏格兰籍贯也不能容于英格兰贵族占主流的王朝。爵士对此倒也不以为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他热爱的苏格兰能够扬眉吐气，傲视群雄。

格雷凡爵士年轻美貌的妻子海伦，刚刚嫁给爵士3个月。她出身虽不是豪门望族，但她的父亲也曾是一名颇有成就的地理学家，但不幸英年早逝，留下了孤苦无依的女儿海伦。她住在父亲留下的那栋破屋里，过着三餐不饱的生活。但是，海伦年方22岁，美丽、善良、温柔、聪慧。金发碧眼，身材高挑。一下子吸引住了格雷凡爵士。爵士并没有计较她的门第出身，毅然与她结为夫妇。她对丈夫怀着无比崇高的敬慕和无比热烈的爱情。她对丈夫体贴入微，呵护备至，怜爱至极，对仆人慈善宽容，宛如亲人。因此他们的仆人佃户也无不深爱着这位美丽善良的女主人，都对她忠心耿耿。

夫妇俩在如梦如幻的幽谷里共谱爱的乐章，在如琼如玉的镜湖边共渡爱的蜜月，在如诗如歌的城堡里共享爱的甘美。正是由于伉俪情深，爵士考虑到自己的爱妻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后裔所拥有的品味与灵性，于是订造了那艘“邓肯”号游船。海伦对丈夫的此举感激不尽，每当她一想到能在水天一通、碧波万顷的地中

海里乘风破浪,能把希腊文化起源地的众多岛屿尽揽无遗时,心情真是陶醉忘我呀!

旅途是难忘的,愉快而又开怀。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还意外拣到一只漂瓶,丈夫为这只漂瓶去伦敦了。海伦心里由喜转忧,她为分离而忧,也为此事的前途而忧。

丈夫离去后第二天就致电给她,说他即将回府。紧接着又致电给她,说事情不太顺利,可能要在伦敦多待些时候。隔了一天又有一封信,对海军部的态度发了一通牢骚。事情确实不大顺利,海伦太太的心情焦虑不安起来。

那天晚上,正当海伦左思右想,忐忑不安时,管家来报,说外面有一个少女与男童求见爵士。海伦以为又是邻居家的孩子来玩,虽然心情不好,仍旧让管家请他们进来。

两个人进来了。海伦却不认识他们。

他们长得很像,看样子是姐弟俩。姐姐大约16岁,面容疲惫却难掩姣好,衣衫粗糙却颇为整洁,双眼红肿,像是刚哭过,眼神却充满着渴望,给人一种稳重、端庄坚毅果敢之感。海伦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站在她身边的男孩,约12岁,看起来诚实勇敢,气宇轩昂。

海伦对姐弟俩笑了笑,问道:

“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外地专程乘火车来,太太。”少女答道。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海伦问。

“我们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不过不是找你,而是找格雷凡爵士。”弟弟说话口气俨然一个小大人。

姐姐不满地瞪了弟弟一眼:“你对太太说话要有礼貌。”继而转向海伦,歉意地说道:“请原谅他不懂事。太太,我们确实要找格雷凡爵士有急事。”

“噢,没关系的。格雷凡爵士今天有事出去了。我是他太太,不知我能否代替他……”

少女脸上露出希望的光彩:“您是格雷凡爵士的太太!那么,是您们在《泰晤士报》上发布的寻人启事?”

“是的,小姐。”海伦点点头。

少女随即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我是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我叫玛丽。这是我弟

弟，叫罗伯尔。”

“你们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海伦满脸惊喜的握住了姐弟俩的手。

随后，玛丽迫不及待地问起了父亲的情况：“太太，您知道我父亲的船出了什么事？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们还能再见到他吗？太太！”

海伦心里难受极了。可她更得安慰姐弟俩：

“孩子们，没事儿，要振作起来。你们一家人终有一天会重新团聚的，一定会的。”

“噢，父亲。”玛丽掩面失声痛哭。既然太太说出这样没有把握的话，她明白，父亲生还的希望不大。罗伯尔也默默地低下了头。

玛丽平静下来之后，海伦开始讲述漂流瓶和求救信被发现的整个经过。并且把他们几个人研究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也如实地告诉了他们。

罗伯尔聚精会神地听着，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的表情随着海伦的讲述也不断地变化着。他想象着父亲怎样在船的甲板上举步维艰；他想象着落海之后父亲怎样与波浪搏斗；他想象着父亲怎样抓住了海岸礁石，最后又怎样精疲力竭地倒在海滩上。伟大的父亲！英勇的父亲！可敬的父亲！可是，你在哪呀？你知道你的儿女是多么牵挂你吗！

玛丽则双手紧握，双唇紧抿，双眉紧锁。一声没响地听完了海伦的讲述。

“太太，我可以看看那封求救信吗？”玛丽的口气显得非常焦灼。

“玛丽小姐，格雷凡爵士把它们作为证据带到伦敦去了。你知道，要想救出你父亲，没有它不行。而且，我已经将有关详情全部告诉你了。”

“我了解。太太，”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只不过想看看父亲的笔迹罢了，我已经……”

海伦握住玛丽的手：“别着急。我丈夫明天就会到家了。他会告诉你新的消息的。他已经在催促海军部派军舰去搜寻你们父亲的下落了。”

玛丽也握紧海伦的手，话语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尊敬的太太，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的这份恩情。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一声‘谢谢’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情。可现在，除了真心感激外，我们姐弟俩也不知道做什么了。真的谢谢你们。”

海伦微笑着看着玛丽：“你不必想那么多。这也是我们应做的事儿，谁让我们

碰上了呢！这样吧，今晚你们姐弟就住在我们家。爵士明天就回来了，就知道消息了。”

“太太，我们刚才太冒昧了……”

“好了，别客气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理应得到热情接待。”

海伦的热情与善良令玛丽姐弟平静安心了许多。于是，当晚，他们就住在了爵士府邸了。

尽管那天晚上海伦与姐弟俩谈得海阔天空，非常投机，但是，有两个话题始终在回避，那就是：英国海军部对救援行动的看法如何。其实，这一点，海伦也从爵士的信中猜出了十之八九。另一个就是，格兰特船长的现况。从船长的求救信中，很可能他们被一群野蛮的印第安人掳获去了。她没有告诉姐弟俩，是不想让他们徒增惶惑。

玛丽姐弟俩觉得海伦既高贵又亲切，既慈善又美丽。于是，他们向海伦讲述了格兰特船长和他们姐弟两个的一些往事：

格兰特船长只有他们两个孩子。罗伯尔出世之日便永远失去了母亲。格兰特船长对姐弟俩十分疼爱，但是由于经常远航，所以他们俩就经常被寄养在远房的一个亲戚家里。格兰特船长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从担任普通水手起，多年风吹浪打的海上生涯把他塑造成了一位能干强悍的船长和一位精明的商人。到罗伯尔出生时，他已颇有声名和家底了。

不久，格兰特船长的名字就风靡了整个苏格兰。事情起源于他那个令人震惊的宏大计划。这也得追根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历史。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素来不和，互相竞争，互相较量。

作为一名较富自尊心的苏格兰人，格兰特船长决心到茫茫太平洋的彼岸去发现一大片没有人迹的新大陆，以此献给他挚爱的苏格兰，使他的祖国人民不再忍受外族的欺凌，就像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那样获得独立和自由。这当然是“冒天下之大逆”了！女王政府当然不会对此“大逆不道”之徒坐视不理，对格兰特船长实施了压力和打击。但是格兰特船长并没有屈服于此，也没有在各方方面的努力下收回誓言，真不愧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后来，他敛集全部家财，倾尽全力打造了那条“不列颠尼亚号”三桅船。并重金招募了一些经验丰富的水手，又把一对儿女托付给年迈的堂姐。便毅然扬帆远航，去实现他的誓言，追寻他的理想去了。



格兰特船长出海的时间是1861年。从那一年直到1862年5月,人们还经常收到他简短报平安的信。但是自从当年6月他率船离开格拉斯港之后,便音信全无。《商航日报》再也没刊登过“不列颠尼亚尼”的任何消息,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段日子里,船长的堂姐也不幸撒手人寰。姐弟俩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亲人。他们的父亲一去不复返,此时的玛丽仅14岁,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多么凄凉!

好在姐弟俩可以相依为命。互相之间有个安慰,有个依靠。从此,姐姐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白天她汗流浹背地替人干活赚一些钱,晚上昏黄的灯光下,她替弟弟缝缝补补。她幼小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也只有这个信念支撑着她,那就是:一定要把弟弟抚养成人!当时,他们已对父亲的归来几乎不抱很大希望了。但是,造化弄人,他们又在无意中看到了那则“寻人启事”。当时,他们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既紧张又惊喜,既焦虑又充满希望。当即把家里简单安排了一下,便启程来爵士府邸了。

玛丽对于过去的艰苦生活几乎轻描淡写。但海伦想象出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海伦难以自持,泪如泉涌。虽然自己也曾吃过一些苦,但和玛丽比起来,她自己又是何其幸福!真是了不起的小姑娘呀!

罗伯尔也是第一次听姐姐讲述那些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回忆出来,也不禁泪流满面。

聊着聊着,不觉已是半夜时分。姐弟俩已奔波了半天,现在很疲惫了。海伦赶紧让人为他们收拾好房间,铺好床铺,安顿姐弟俩就寝。

一切安排妥当后,海伦派人请来了麦克少校。尽管已是深夜,但事关重大,她必须和麦克谈一下。麦克一会儿就到了,海伦便把格兰特船长儿女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少校也显得异常惊奇。

二人商量的会儿关于姐弟俩人的事情,感慨了半天。海伦征询麦克少校对于海军部态度的推测,麦克少校也认为形势不容乐观。

最后,海伦只好祈祷起来:“仁慈的上帝呀,请您保佑我丈夫交涉成功吧!这两个孩子多么可怜,而他们又是多么可爱呀……”。

麦克少校叹了口气:“也许事情会很顺利。我不相信海军部的老爷们真的会铁石心肠、无动于衷。”

送走少校后,海伦在床上翻来覆去,左思右想,难以入眠。她实在是为姐弟俩